

『碚』字音讀荅問

丁聲樹

或問曰：四川北碚之『碚』，字書無考，本地人皆讀去聲，音如加倍之『倍』，外鄉人每讀陽平，音如栽培之『培』。是二者孰爲正讀乎？

荅曰：昔人云，名無固宜，約之以命，約定俗成謂之宜。字音異同本無絕對是非可言，從其成俗可耳。若乃成俗未立，名言互岐，似應據歷史相沿之音讀以爲準裁。試一考『碚』字歷史，則知讀若『倍』者是相沿之舊音，其讀若『培』者乃望文之譌誤也。

北碚之名，舊籍未見。然夷陵〔今宜昌〕勝蹟有蝦蟆碚，荆門十二碚，兩宋人書中道之者不可枚舉，其字作『碚』，亦或作『背』，作『倍』，雖字書失收，音讀固昭然也。歐陽修居士集卷一有蝦蟆碚詩，作於景祐四年（1037），是十一世紀初葉，『碚』字已見記載，及今踰九百年，其行用亦云久矣。丁朝佐校歐陽集云：

蝦蟆碚詩，諸本皆作『碚』。朝佐考字書無『碚』字。……今祕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，云：土人寫作『背』字，音佩。〔見居士集卷一後附。案此詩題下有小注云，『今土人寫作「背」字，音佩，』亦即丁校所引項語；查慎行蘇詩注以此爲歐陽自注，誤。〕

丁朝佐項安世並南宋人。項安世著有家說，究心字學，時論音韻。據項氏語，知其字亦作『背』，音則如『佩』。『佩』屬並母，今音正應讀如加倍之『倍』。〔四川方言多如此讀，北方讀如『配』者乃特殊之音變。〕『背』字舊有幫並兩讀，在此應讀從並母，故旣謂『土人寫作背字』，復云『音佩』，以刻定之，明其

不作幫母之音也。〔今日多數方言幫並二母去聲字無別，宋代自有清濁之異。〕蘇軾亦有蝦蟆碚詩，作於嘉祐四年(1059)，載東坡集〔查注本卷一〕，字作『碚』，丁朝佐所見蘇氏南行集則作『背』。黃庭堅豫章文集卷二十，黔南道中行記：紹聖二年(1095)三月辛亥，次下牢關。……厥壬子，堯夫舟先發，不相待。日中乃至蝦蟆碚，從舟中望之，頤領口吻甚類蝦蟆也。

又豫章文集卷七，鄒松滋寄苦竹泉橙麴蓮子湯詩云：

松滋縣西竹林寺，苦竹林中甘井泉。巴人謾說蝦蟆碚，試裏春芽來就煎。『碚』舊譌『培』〔四部叢刊景宋本〕，茲據黔南道中行記訂正。蝦蟆碚泉水著稱於世，故引以爲比。此詩七言絕句，『碚』字在第三句末，正作仄聲用。〔任淵注山谷詩內集卷十四載此詩『培』作『培』，更誤。〕王十朋梅溪後集卷十五有蝦蟆碚水詩，自注云：

亦曰蝦蟆背。〔『𧈧』與『蟆』同〕

陸游入蜀記卷六：

〔乾道六年(1170)十月〕九日，微雪，過扇子峽，重山相掩，政如屏風扇，疑以此得名。登蝦蟆碚，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。蝦蟆在山麓，臨江，頭鼻吻頷絕類，而背脊炮處尤逼真，造物之巧有如此者。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。……碚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，名天柱峯。

陸氏劍南詩藁卷二又有蝦蟆碚詩。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九扇子峽詩自注云：

兩岸山尤奇，殆過巫峽。蝦蟆碚在南岸。

范氏吳船錄卷下亦云：

黃牛峽盡則扇子峽。蝦蟆碚在南壁。

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十三，荆湖北路峽州景物下：

蝦蟆碚，在夷陵縣。凡出蜀者必酌水以淪茗。陸羽云，水品居第四。〔聲樹案此本唐張又新煎茶水記所載李季卿說，託之陸羽，次天下水爲二十等，謂『峽州扇子山下有石，突然洩水獨清冷，狀如龜形，俗云蝦蟆口水，第四。』李季卿謂爲陸羽說，殆不足信，歐陽修嘗辨之，見居士集卷三十九，浮槎山水記，又外集卷十三，大明水記。〕陸游云，巴東峽裏最初

峽，天下泉中第四泉。〔磬樹案此卽陸氏蝦蟆碚詩句。〕

此皆蝦蟆碚之見於記載者。案蘇東坡集又有減決囚禁記經歷詩〔查注本卷三〕，長五百言，其末段云：

……最愛泉鳴洞，初嘗雪入喉。滿瓶雖可致，洗耳歎無由。忽憶尋蟆培，方冬脫鹿裘。山川良甚似，水石亦堪憇。惟有泉傍飲，無人自獻酬。

東坡自注：

昔與子由游蟆培，時方冬，洞中溫溫如二三月。

此詩作於嘉祐七年（1062）。『蟆培』卽『蝦蟆碚』，而字作『培』，从『土』，各本皆同。尋此詩爲五言排律，凡五十韵，共一百句，自首至尾，奇句末字未有用平聲者。〔蘇子由次韵此詩亦五百言，奇句末亦無平聲字。〕『培』字在奇句末，其讀仄聲較然可知。集韵『培』字有『薄亥切』一讀，與『倍』音同，本於莊子釋文。意者東坡以『碚』爲俗造，易爲『培』字，借用莊子舊音，亦或東坡詩本作『碚』，刻集者校改爲『培』，易『石』旁爲『土』旁，今日已難質言。要之，其字斷不作平聲讀，全詩韵例可爲堅證。懼滋學者之疑，詳辨於此。

荆門十二碚，宋人亦數數稱之。如陸游入蜀記卷六：

〔乾道六年（1170）十月〕六日，過荆門十二碚，皆高崖絕壁，巔巔突兀，則峽中之嶮可知矣。過碚望五龍及雞籠山，峯崿正如夏雲之奇峯。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。碚上有石穴，正方，高可通人，俗謂之荆門，則妄也。

字作『碚』。范成大石湖詩集卷十五有虎牙灘詩，題下自注云：

又名荆門十二倍，屬夷陵。〔『荆』舊誤『金』，從沈欽韓注校正。〕

字則作『倍』，是『碚』音同『倍』之明證。王十朋梅溪後集卷十一有楚塞樓詩，自注云：

去峽州四十里有荆門山，峯巒連延，號荆門十二背。

字又作『背』，其詩且以『背』字入韵，詩云：

楚國封疆六千里，荆門岩巒十二背。南標銅柱北虎牙，天險城邊古西塞。

江山如故名尙存，形勢雖強國何在？ 水流三峽無古今，月照孤城幾興廢。

.....

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十三引此詩『荆門巖巒十二「砦」』，字作『砦』。此詩通體用仄聲韻，是亦『砦』字不讀平聲之確證。輿地紀勝同卷又云：

十二砦，在夷陵縣西南二十五里。

端平間郭允蹈作蜀鑑，其卷一引夷陵志云：

〔虎牙山〕上有城，下有十二砦。〔此條承友人張苑峯先生惠示。〕

此皆宋人之言荆門十二砦者。清初黃白山作字詁，有『砦』字條，曰：

陸游入蜀記云，『過荆門十二砦』。字書無『砦』字，不知音義云何。

近見明熊相峽中行作『十二背』，言浪淘湧不可楫，以繩若篙卽人背之，故也。然則『砦』字音義卽同『背』字，必土人所作，故不見字書也。

斯則三百年前已有通人之說祛此疑滯。今天大江在南溪縣境有險灘曰筈箕背，此『背』亦與『砦』同，幸其字未寫作『砦』，故未有誤呼如『筈箕砦』者，亦足爲北砦音讀之旁證矣。

川省地名，他方人誤讀者，不僅北砦一例。綦江之『綦』本音旗幟之『旗』，犍爲之『犍』本音乾坤之『乾』，每聞他方人呼『綦』如『基』，呼『犍』如『健』，而本省人則未嘗誤。蓋口耳相傳，易存舊讀，而望文爲音，輒致譌變，亦語文之通例然也。

三十二年六月作於李莊。